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二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48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二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少之礼，谨受命。”

【注释】①襄成君：生平不详。②缟舄(xì 细)：白色的丝鞋。③桴：鼓槌。④说：通“悦”，喜欢。⑤把：握。⑥迁延：退却貌。⑦子晰：疑为“子西”之误。子西：楚昭王时令尹。⑧青翰：船名。因船上有鸟形装饰，涂以青色，故名。⑨班丽：“班”同“斑”，班丽意为色彩斑斓而美丽。⑩桂(guī 龟)衽：桂指上衣；衽指衣襟。⑪榜柁(yì 义)：船桨。⑫羞：美味的食物。⑬被：同“被”。⑭訾(zǐ 子)：诽谤；非议。⑮诟(gòu 够)：骂。⑯顽：愚顽。⑰绝：⑱执珪：爵位名。战国时楚国设置，为楚国的最高爵位，亦称“上执珪”。⑲僇(lù 路)：侮辱。⑳卒：突然。

【译文】襄成君开始受封的日子，穿着翠丽的衣裳，佩带着玉剑，脚踏白色的丝织绢鞋，站在流水岸上。大夫抱着钟锤，令拿着鼓槌发布号令，呼喊谁能渡国君于此地。楚大夫庄辛路过这里，听说这件事很高兴，就前往拜见，他站起来说：“下臣希望握着您的手，这可以吗？”襄成君听了气得脸色大变不说话。庄辛退却几步叠手而说：“您难道没听说鄂君子晰泛舟在新碧的水波中吗？他乘着刻有鸟形装饰的船，上面布满了茱萸花草，打着翠绿的伞盖，搭着犀牛的尾巴，穿戴着色彩斑斓的衣裳，钟鼓齐鸣后，划船的越国人把桨而歌。歌里唱道：‘滥兮舂草滥予，昌枻泽予，昌州州，湛州焉乎，秦胥胥，纍予乎，昭澶秦逾，渗悝随河湖。’鄂君子晰说：‘我不懂得越歌，你试着为我用楚语解释’。于是找来越语翻译，就用楚国话说：‘今夜是何夜啊，泛舟在水中央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能和王子同乘一条船。承蒙您赐赏珍美的食物，身披美丽的衣裳，不以听到别人说的坏话就感到羞耻。心虽然近乎愚顽，可并没死，我知道有王子。山上有树，树有枝，我内心喜欢您，可您却不知道。’于是鄂君子晰扬起长袖走过来拥抱他，捡起绣花的单子盖在他头上。鄂君子晰是楚王的同母兄弟，官位是令尹，爵位做到执珪，一个摇船的越人，尚且能和他尽情欢乐地结交。现在您怎么能超越鄂君子晰，为什么唯独我不如那个摇桨划船的人，希望握握君上的手竟不行，为什么呢？”襄成君于是捧着手向前说：“我年少的时候，也曾经因为色貌受到长者的赞赏，没曾遇到这样突然的羞辱。从今以后，希望用少年对长者的礼节，来恭受先生的教导。”

十四

雍门子周^①以琴见乎孟尝君，孟尝君曰：“先生鼓琴，亦能令文悲乎？”雍门子周曰：“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，臣之所能令悲者，有先贵而后贱，先富而后贫者也。不若身材高妙，适遭暴乱无道之主，妄加不道之理焉；不若处势隐绝，不及四邻，拙折侯^②，衰^③于穷巷，无所告愬^④；不若交欢相爱，无怨而生离，远赴绝国，无复相见之时；不若少失二亲，兄弟别离，家室不足，忧戚盈胸。当是之时也，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，穷穷焉固无乐已。凡若是者，臣一为之徽胶^⑤援琴而长太息，则流涕沾襟矣。今若足下，千乘之君也。居则广厦邃房^⑥，下罗帷，来清风，倡优侏儒^⑦处前，迭进而谄谀，燕^⑧则斗象棋而舞郑女，激楚之切风，练色^⑨以淫目，流声以虞^⑩耳。水游则连方舟，载羽旗，鼓吹乎不测之渊；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圉，格猛兽；八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。方此之时，视天地曾不若一指，忘死与生，虽有善鼓琴者，固未能令足下悲也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否否，文固以为不然。”雍门子周曰：“然，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。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也，连五国之约，南面而伐楚者，又君也。天下未尝无事，不从则横。从成则楚王，横成则秦帝。”楚王秦帝，必报仇于薛矣。夫以秦楚之强，而报仇于弱薛，譬之犹摩萧斧^⑪而伐朝菌^⑫也，必不留行矣。天下有识之士，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，千秋万岁之后，庙堂必不血食矣。高台既已坏，曲池既已浅，坟墓既已平，而青廷^⑬矣，婴儿竖子，樵采薪芻者，踣躅^⑭其足而歌其上，众人见之，无不愀^⑮焉，为足下悲之，曰：“夫以孟尝君尊贵，乃可使若此乎？”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，承睫而未殒，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，徐动宫徵，微挥羽角，切终而成曲。孟尝君涕泪汗增欷^⑯而就之，曰：“先生之鼓琴，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雍门子周：战国时齐国人。雍门是复姓。 ②拙折侯：侯：“拙”通“屈”。屈曲；折叠。“侯”通“摈”。摈弃。此句意为：命运曲折，遭受摈弃。 ③衰：掩蔽；遮盖。引申为埋没。 ④愬：同“诉”。 ⑤徽胶：整理琴弦。徽，系弦之绳。胶，粘住；固定。 ⑥邃房：深房。 ⑦倡（chāng 昌）优侏儒：倡优：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；侏儒：指身材短小的人。古代贵族常以侏儒为倡优，故亦称优伶为侏儒。 ⑧燕：通“宴”。

安闲；休息。 ⑨练色：染色。 ⑩虞：通“娱”。 ⑪萧斧：刚利的斧头。
⑫朝菌：菌类植物。 ⑬廷：这里指青而平坦。 ⑭蹢躅(zhí zhú 直
注)：徘徊不进貌。 ⑮愀(qiǎo 巧)：容色改变貌。 ⑯歎(xī 西)：形容
抽咽声。

【译文】雍门子周带着琴去见孟尝君，孟尝君说：“先生弹琴，也能让我悲伤吗？”雍门子周说：“我怎么能只是让您悲伤呢，我所能使之悲伤的人，有的是先前尊贵而后来低贱的，有的是先前富有而后来贫困的。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美好的人，正遭遇暴乱世道，君主不讲道理，给加上无理的罪名；就像处在偏僻孤绝的地方，不接触四邻，命运曲折，遭受坎坷，被埋在穷巷中，没处倾诉痛苦；就像恩爱中的恋人，没有怨恨却被活生生地分开，远去边塞没有再相见的时候；就像年少之时失去父母，与兄弟离别，家境贫困，满腔忧愁凄苦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当然不愿意听到飞鸟疾风的声音，穷困潦倒到没有一点乐趣。像这种人，我调整好琴弦，一拿起琴并长叹一声，他的眼泪就沾湿了衣襟。现在像您这种情况，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。住的是宽广的大厦，深邃的居室，放下罗帷，清风徐来，倡优侏儒来到身前，不断上来阿谀献媚，安闲时下棋，有郑国美女陪着舞蹈，激扬楚国的风谣，眼睛沉溺在缤纷的色彩中，用流俗的歌声来悦耳。在水面上游玩，连起方舟，插着羽旗，击鼓秦乐，在深不可测的深渊；野游就驰骋在平原，狩猎在广阔的园林之中，格杀凶猛的野兽。进宫时就敲鼓撞钟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看广阔的天地还不如一根手指，忘掉了生死，虽然有善于击鼓弹琴的人，也不能使您悲伤。”孟尝君说：“不不，我认为不是这样。”雍门子周说：“然而我有一件事为您感到悲哀，声名和帝王匹敌而使秦国受困的，是您；联合五国签约，向南而征讨楚国的，也是您。天下未曾平安无事，不是合纵就是连横。合纵成功了，那么楚国就成了王者，连横成功了，秦国就可以称帝。这样楚王、秦帝就必然要向薛国报仇。以秦国、楚国那样强盛的大国，而要向弱小的薛国报仇，就好比拿着利斧去砍朝菌一样，一定会杀砍的一点不留。天下有见识的人，没有不为您感到心寒鼻酸的，千秋万岁以后，您的庙堂一定不会有人再祭祀了。高高的楼台颓坏了，曲折的水池也变成了壕沟，坟墓被人踩得平平，长满青草，儿童少年砍柴捡草的人，站在坟上徘徊散步高唱着歌，众人看了，没

有不为您悲伤的，他们说：“像孟尝君那么尊贵的人，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呢？”于是孟尝君伤心地抽泣起来，眼泪在睫毛边差点掉下来。雍门子周取琴弹奏起来。慢慢地拨动宫弦和徽弦，微微地挥弹羽弦和角弦，弹奏了一支曲子。孟尝君涕流汗淌，抽咽着靠近雍门子周，说：“先生弹的琴，使我田文马上像一个国亡家破的人一样。”

十五

蘧伯玉^①使至楚，逢公子晰^②濮水之上。子晰捋草^③而待，曰：“敢问上客将何之？”蘧伯玉为之轼^④车。公子晰曰：“吾闻上士可以托邑，中士可以托辞，下士可以托财。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？”蘧伯玉曰：“谨受命。”蘧伯玉见楚王，使事毕，坐，谈语从容，言至于士，楚王曰：“何国最多士？”蘧伯玉曰：“楚最多士。”楚王大悦。蘧伯玉曰：“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。”王造然^⑤曰：“是何然也？”蘧伯玉曰：“伍子胥生于楚，逃之吴，吴受而相之，发兵攻楚，堕^⑥平王之墓，伍子胥生于楚，而吴善用之；蚘釜黄^⑦生于楚，走之晋，治七十二县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安得，城郭不闭，国无盗贼，釜黄生于楚，而晋善用之。今者臣之来，逢公子晰濮水之上，辞言：‘上士可以托邑、中士可以托辞，下士可以托财。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？’又不知公子晰将何治也？”于是楚王发使一驷，副使二乘，追公子晰濮水之上。子晰还，重于楚。蘧伯玉之力也。故《诗》曰：“谁能烹鱼，溉^⑧之釜鬲^⑨，孰将西归，怀之好音。”此之谓也。物之相得，固微甚矣。

【注释】①蘧(qú)伯玉：春秋时卫国大夫。②公子晰：疑为春秋时楚国公子黑肱，字子晰。③捋(zuó)草：拔草。④轼：车前的横木。⑤造然：惊惨貌。⑥堕(huī)：通“隳”。毁坏。⑦蚘釜(fén)黄：春秋时晋国大夫。⑧溉：洗涤。此句出自《诗经·桧风·匪风》。⑨釜鬲(xín)：古代的一种炊器。

【译文】蘧伯玉出使到楚国，在濮水岸上遇到公子晰，公子晰拔着草等在路边说：“请问贵客要到哪里？”蘧伯玉扶着马车的横木向他致礼。公子晰说：“我听说上等的士人可以将采邑托附给他，中等的士人可以将言辞托附给他，下等的士人可以将财物托附给他。对这三种人确实能以身相托吗？”蘧伯玉说：“敬受教

海》”蘧伯玉见到楚王，办完使者的事务，坐下来，从容地谈话，说到士人时，楚王说：“哪个国家士人最多？”蘧伯玉说：“楚国士人最多。”楚王听后非常高兴。蘧伯玉说：“楚国士人最多，却不能被楚国重用。”楚王惊奇地说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蘧伯玉说：“伍子胥生在楚国，逃到吴国，吴王接受他并任他为相，他带兵攻打楚国，毁掉平王的坟墓，伍子胥生在楚国，却是吴王能善用他；衅蚩黄生在楚国，奔走到晋国，治理七十二个县，人走在路上不捡别人丢失的东西，百姓不求非分之财，城门不关闭，国中没有偷窃的人，蚩黄生在楚国，却是晋国善于使用他。今天我来到楚国，在濮水岸边遇到公子晰，要告辞时他说：‘上等的士人可以采邑托付，中等的士人可以言辞托付，下等的士人可以财物托付。对三种人确实都能以身托付吗？’也不知道公子晰将要治理何处了？”于是楚王派使者乘一辆车，副使乘两辆车，在濮水岸边追上公子晰。子晰回来，被楚王重用，这是蘧伯玉相助之力啊。所以《诗经》中说：“谁能善于烹鱼，我就为他洗好炊器，谁要回西方，我会用很好的语言宽慰他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见识的相互一致，这本是很微妙的。

十六

叔向^①之弟羊舌虎^②善栾逞^③。逞有罪于晋，晋诛羊舌虎，叔向为之奴。既而祁奚^④曰：“吾闻小人得位，不争不义，君子所忧，不救不祥。”乃往见范宣子^⑤而说之，曰：“闻善为国者赏不过，刑不滥。赏过则惧及淫人^⑥，刑滥则惧及君子。与不幸而过，宁过而赏淫人，无过而刑君子。故尧之刑也，殛^⑦鯀^⑧于羽山而用禹，周之刑也，僇^⑨管蔡而相周公，不滥刑也。”宣子乃命史出叔向，救人之患者，行危苦而不避烦辱，犹不能免，今祁奚论先王之德，而叔向得免焉，学岂可已哉！

【注释】①叔向：一作叔响。春秋时晋国大夫。羊舌氏，名肸。晋平公六年（公元前552年），因其弟羊舌虎和栾盈同党，一度为范宣子所囚。②羊舌虎：春秋时晋国大夫，叔向之庶弟。③栾逞：春秋时晋国大夫。④祁奚：春秋时晋国大夫，字黄羊。⑤范宣子：春秋时晋国大夫。晋平公时，掌握国政。⑥淫人：指品行不好的人。⑦殛(jí)：诛戮。⑧鯀(gǔn 滚)：传说中原始时代的部落首领，居于崇·号崇伯。由四岳推

荐，奉尧命治水。他同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，九年而水未治，被舜杀死在羽山。⑨ 倮(lù 陆)：通“戮”。杀戮。

【译文】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逞友善。栾逞在晋国犯了罪，晋国就把羊舌虎杀了，叔向也被因为奴仆，事后不久祁奚说：“我听说无德小人得了权位，不会去同不义的事去斗争，而君子人所忧虑的是，不能去拯救遭到横祸的人。”于是他前去拜见范宣子，对他说：“我听说擅于为国谋政的人一定是奖赏不过分，刑罚不滥用。如果奖赏过分恐怕惠及那些品行不好的人，刑罚滥用就恐怕要涉及到君子。如果不幸做过分了，宁愿过分赏赐品行不好的人，也不要过分刑罚君子。所以尧用罚刑，在羽山杀死鲧而任用禹；周朝用刑罚，杀死管叔、蔡叔而任用周公作相，这都是不滥施刑罚。”范宣子听后就命令手下人放出叔向。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人，行动危险又艰难，要不怕麻烦和侮辱，这样朋友的危难尚且很难免去，现在祁奚在谈论先王的美德时，而使叔向得以幸免了，可见学问哪有止境啊！

十七

张禄^①掌门，见孟尝君曰：“衣新而不旧，仓庾^②盈而不虚，为之有道，君亦知之乎？”孟尝君曰：“衣新而不旧，则是修也；仓庾盈而不虚，则是富也。为之奈何，其说可得闻乎？”张禄曰：“愿君贵则举贤，富则振贫，若是则衣新而不旧，仓庾盈而不虚矣。”孟尝君以其言为然，说其意，辩其辞。明日使人奉黄金百斤，文织百纯^③，进之张先生，先生辞而不受。后先生复见孟尝君，孟尝君曰：“前先生幸教文曰：‘衣新而不旧，仓庾盈而不虚。为之有说，汝亦知之乎？’文窃^④说教，故使人奉黄金百斤，文织百纯，进之先生，以补门内之不贍^⑤者，先生曷为辞而不受乎？”张禄曰：“君将掘^⑥君之偶钱^⑦，发君之庾粟以补士，则衣弊履穿而不贍耳，何暇衣新而不旧，仓庾盈而不虚乎？”孟尝君曰：“然则为之奈何？”张禄曰：“夫秦者四塞国也，游宦者不得入焉，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，寄我于秦王。我往而遇乎，固君之入也，往而不遇乎，虽人求间谋，固不遇臣矣。”孟尝君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因为之书，寄之秦王，往而大遇。谓秦王曰：“自禄之来，入大王之境，田畴益辟^⑧，吏民益治，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，大王知之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夫

山东有相，所谓孟尝君者，其人贤人，天下无急则已，有急则能收天下英义雄俊之士，与之合交连友者，疑独此耳。然则大王胡不为我友之乎？”秦王曰：“敬受命。”奉千金以遗^⑨孟尝君。孟尝君辍^⑩食察之而寤^⑪曰：“此张生之所谓衣新而不旧，食庾盈而不虚者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张禄：战国时秦相范雎的化名。②仓庾(yǔ 雨)：粮仓。③纯(tún 屯)：丝绵布帛一段称纯。④窃：犹言“私”。常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。⑤贍：指充裕；足够。⑥掘：尽；竭。⑦偶钱：疑为“府钱”之误。⑧辟：开辟的意思。⑨遗(wèi 畏)赠予。⑩辍：中止；停止。⑪寤(wù 悟)：通“悟”。觉悟。

【译文】张禄掌管看守大门，见到孟尝君说：“衣服常新而不破旧，仓库充满而不空虚，这样做的办法，您也知道吗？”孟尝君说：“衣服常新而不破旧，就是要修补它，仓库常充满而不空虚，就是要富足。怎样才能做到这样，你的想法能不能说出来让我听听？”张禄说：“希望您尊贵时就要荐举贤人，富有时就要振济穷人，这样就能使衣服常新而不旧，仓库总是充满而不空虚。”孟尝君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，欣赏话中的涵义，知道他善于言辞。过了一天，派人送上黄金百斤，织有花纹的绸布百纯，赠给张先生，张先生辞谢而没接受。后来张先生又见到孟尝君，孟尝君说：“前次有幸蒙先生教导我：‘衣服常新而不旧，仓库常装满而不空虚。这样做的办法，你也知道吗？’我私下喜欢先生的教导，所以派人送上黄金百斤，织有花纹的绸布百纯赠给先生，用来补充您家里的不充裕，先生为什么辞退而不接受呢？”张禄说：“您如果要竭尽您钱库的钱，发放您仓库的粟谷用来补足士人，那样衣服会坏，鞋子会破，而不能使士人充裕，哪来的衣服常新不旧，仓库总充满而不空虚呢？”孟尝君说：“那么该怎么办呢？”张禄说：“秦国是四面边界险要之国，游说谋官的人不容易进去，希望您为我写封长信，交给我带给秦王，如果我前去受到款待，您自然也能进入，如果我到了那里没有被款待，虽然由人相帮谋求过，必定是不能被任用了。”孟尝君说：“我恭敬地听从你的请求。”于是为他写好信，托他带给秦王，张禄到了秦国以后受到了重用。他对秦王说：“自我到这里来，进入到大王的国境，田地日益得到开辟，官吏百姓的政事日益得到治理，可是大王有一个人没有得到，大王知

道吗？”秦王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张禄说：“齐国有个宰相，叫做孟尝君，那人是个贤人，天下没有危急的变故罢了，如果有危急的变故，能召集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和他们联合交友者，我想恐怕只有此人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大王为何不替我善待他呢？”秦王说：“我恭敬地接受你的意见。”于是拿千金赠给孟尝君，孟尝君停住吃饭，仔细观察后醒悟说：“这就是张先生所说的衣服常新而不破旧，仓库充满而不空虚的道理吧。”

十八

庄周^①贫者，住贷^②粟于魏文侯。文侯曰：“待吾邑^③粟之来而缺之。”周曰：“乃今者周之来，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^④焉，大息^⑤谓周曰：‘我尚可活也？’周曰：‘须^⑥我为汝南见楚王，决江淮以溉汝。’鲋鱼曰：‘今吾命在盆瓮之中耳，乃为我见楚王，决江淮以溉我，汝即求我枯鱼之肆^⑦矣。’今周以贫故来贷粟，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，即来亦求臣佣肆^⑧矣。”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，送之庄周之室。

【注释】①庄周（约前369——前286）：即庄子。名周，宋国蒙（今河南商丘东北）人。战国时哲学家。②贷：借贷。③邑：封地；属地。④鲋鱼：鲫鱼。⑤大息：即太息。大声叹气；深深地叹息。⑥须：等待。⑦枯鱼之肆：鱼市。⑧佣肆：买卖佣人的市场。

【译文】庄周是个贫穷的人，前往魏文侯处借粮食，文侯说：“等我国各地粮食交上来再借给你吧。”庄周说：“今天我来的时候，看见道路旁牛蹄印中有一条鲫鱼，它深深地叹息着对我说：‘我还可以活吗？’我说：‘等我为你到南方见到楚王，决开长江淮河水灌溉你。’鲫鱼说：‘今天我的命只要有一盆或一瓮水就能保全，等你为我见到楚王，决开长江淮河水来灌溉我，你只有到干鱼市上见到我的尸体了。’今天我因为贫穷的原因前来借粮食，而您却说要等到国家的粮食收上来再借我，那么即使粮食有了，您也只有到佣人市场上来找我。”文侯听罢拿出粮食百钟，派人送到庄周的家。

十九

晋平公^①问叔向曰：“岁饥民疲，翟^②人攻我，我将若何？”对

曰：“岁饥来年而反^③矣，疾疫将止矣，翟人不足患也。”公曰：“患有大于此者乎？”对曰：“夫大臣重禄而不极^④谏，近臣畏罪而不敢言，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，此诚患之大者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令国中曰：“欲有谏者为隐^⑤，左右言及国史，罪。”

【注释】①晋平公：春秋时晋国国君，名彪。公元前557—前532年在位。②翟：通“狄”，古代对活动于齐、鲁、晋、卫、宋、邢等国之间的少数民族的称呼。有时也称为北狄。③反：翻转。④极：尽力。⑤隐：隐藏。

【译文】晋平公问叔向说：“饥荒之年百姓遭瘟疫，狄人进攻我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叔向回答说：“饥荒明年就可以转变，疾病即将停止，狄人进攻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。”晋平公说：“有什么比这些更可怕的呢？”叔向回答说：“大臣只是看重官禄而不尽力向国君进言劝勉，近臣害怕犯错而不敢说话，左右的人只顾贪恋官位而君上全然不知道，这才是真的大祸患啊。”晋平公说：“好的。”于是在国中下命令说：“谏言有被近臣隐蔽的，左右近臣诋毁国家大臣的，有罪。”

二十

赵简子^①攻陶^②，有二人先登，死于城上。简子欲得之，陶君不与。承盆疽^③谓陶君曰：“简子将掘君之墓，以与君之百姓市，曰：‘踰^④邑梯城者将赦之，不者将掘其墓，朽者扬其灰，未朽者辜^⑤其尸。’”陶君惧，谓效^⑥二人之尸以为和。

【注释】①赵简子：即赵鞅。春秋末年晋国正卿。②陶：古邑名。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。③承盆疽(jū居)：春秋时陶邑人。④踰：通“逾”，越过；超出。⑤辜：古刑罚的一种。谓开胸剖腹，分裂肢体。⑥效：献出。

【译文】赵简子攻打陶城，有两个人先攀上去，战死在城上。简子想要回他们的尸体，陶君不答应。承盆疽对陶君说：“简子即将挖掘您的祖坟，并和您的百姓交易，说：‘越过城墙逃出来的人就放掉，不这样就挖他们的祖坟，已经腐朽的就扬他的灰，没有腐朽的就分裂他的肢体。’”陶君害怕了，请求献出二人的尸体来讲和。

二十一

子贡见太宰嚭，太宰嚭问曰：“孔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足以知之。”太宰曰：“子不知，何以事之？”对曰：“惟不知，故事之。夫子其犹大山林也，百姓各足其材焉。”太宰嚭曰：“子增夫子乎？”对曰：“夫子不可增也，夫赐其犹一累^①壤也，以一累壤增大山，不益其高，且为不知^②。”太宰嚭曰：“然则子有所酌^③也？”对曰：“天下有大樽，而子独不酌焉，不识谁之罪也？”

【注释】①累：此为一堆之意。②知：通“智”。③酌：斟酌。这里是选择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子贡拜见太宰嚭，太宰嚭问道：“孔子怎么样？”子贡回答说：“我不能够全知道他。”太宰说：“您不知道，为什么要侍奉他呢？”子贡说：“正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才侍奉他。我的老师就像大山林一样，百姓可以从那里获取足够的木材。”太宰嚭说：“您是在夸大你的老师吗？”子贡说：“老师是不必夸大的，我端木赐好比一堆土，用一堆土去增高大山，不能使大山增高，而且这样做是不明智的。”太宰嚭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么你对老师的学问有所选择吗？”子贡说：“天下有一个大酒樽，而你偏偏不去酌饮，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呢？”

二十二

赵简子问子贡曰：“孔子为人何如？”子贡对曰：“赐不能识也。”简子不说曰：“夫子事孔子数十年，终业^①而去之，寡人问子，子曰‘不能识’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赐譬渴者之饮江海，知足而已。孔子犹江海也，赐则奚足以识之。”简子曰：“善哉，子贡之言也！”

【注释】①终止：完成学业。

【译文】赵简子问子贡说：“孔子的为人怎么样？”子贡回答说：“我无法了解。”简子不高兴地说：“先生侍奉孔子几十年，学业结束才离去，我问你，你说‘不了解’，为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我好像一个渴极了的人在饮江海的水，只知道饮足就行了。孔子就像江海，我怎么能够了解他呢？”赵简子说：“子贡的话讲得太好啦！”

二十三

齐景公^①谓子贡曰：“子谁师？”曰：“臣师仲尼。”公曰：“仲尼贤乎？”对曰：“贤。”公曰：“其贤何若？”对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公曰：“子知其贤，而不知其奚若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今谓天高，无少长愚智皆知高，高几何，皆曰不知也。是以知仲尼之贤，而不知其奚若。”

【译文】齐景公对子贡说：“您的老师是谁？”子贡说：“我的老师是仲尼。”齐景公说：“仲尼贤能吗？”子贡说：“贤能”。齐景公说：“他的贤能怎么样？”子贡说：“不知道。”齐景公说：“你知道仲尼的贤能，而不知他的贤能倒底怎么样，怎么可以呢？”子贡说：“现在说天高，无论是年少的年长的愚笨的聪明的都知道高，可到底有多高，都说不知道，所以我知道仲尼贤能，却不知道他贤能是怎样的。”

二十四

赵襄子谓仲尼曰：“先生委质以见人主，七十君矣，而无所通，不识世无明君乎？意先生之道^①固不通乎？”仲尼不对^②。异日襄子见子路曰：“尝问先生以道，先生不对，知而不对则隐也，隐则安得为仁？若信^③不知，安得为圣？”子路曰：“建^④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莛^⑤，岂能发其声乎哉？君问先生，无乃犹以莛撞乎？”

【注释】①道：此处指道义、理想。②对：回答；应对。③信：确实。④建：创立；设置。⑤莛（tíng 莛，旧读 tǐng 挺）：草茎。

【译文】赵襄子对仲尼说：“先生曲身来求见人主，已经见过七十位国君了，而没一个顺利的，不知道是世上没有圣明的君主呢？还是先生的主张根本就行不通呢？”仲尼不回答。他日，襄子见到子路说：“我曾请教过先生一些道理，可是先生不回答，知道而不说就是隐瞒，隐瞒怎么能称得上是仁德呢？如果确实不知道，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圣贤呢？”子路说：“在天下设置一口声音宏亮的大钟，而你却用草茎去相撞，怎么能发出声音来呢？您问先生，不就像是用草茎去撞大钟吗？”

二十五

卫将军文子^①问子贡曰：“季文子^②三穷^③而三通，何也？”子贡

曰：“其穷事贤，其通举穷，其富分贫，其贵礼贱。穷而事贤则不悔，通而举穷忠于朋友，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，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。其得之固道也，失之命也。”曰：“失而不得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其穷不事贤，其通不举穷，其富不分贫，其贵不理贱，其得之命也，其失之固道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文子：春秋时卫国大夫。②季文子（？——前568）：春秋时鲁国执政。季孙氏，字行父。历相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。③穷：困窘；困厄。

【译文】卫国将军文子问子贡说：“季文子三次困厄而又三次通达，为什么？”子贡说：“他在困厄的时候侍奉贤人，他在处境顺利的时候勇于荐举困厄的人，他富有的时候就分给贫苦的人，他尊贵的时候以礼对待低贱的人。困厄时侍奉贤人心里就没懊悔，处境顺利时能荐举困厄的人，就是忠于朋友，富有的时候想到分给贫苦的人，宗族的人就会和他亲近，尊贵时以礼对待低贱的人，百姓就会拥护他。他的得是天理本应如此，他的失是因为命运。”文子说：“一个人有所失而无所所得，为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那是因为他困厄时不侍奉贤人，他顺利时不推荐困厄中的人，他富有的时候不分给贫苦的人，他尊贵的时候不以礼对待低贱的人，那么他如有所得也是因为他运气好，他有所失是因为天理本来如此。”

二十六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管仲何如人也？”子曰：“大人也。”子路曰：“昔者管子说襄公^①，襄公不说，是不辨也；欲立公子纠^②而不能，是无能也；家残于齐而无忧色，是不慈也；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，是无愧也；事所射之君，是不贞也；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是无仁也。夫子何以大之？”子曰：“管仲说襄公，襄公不说，管子非不辨也，襄公不知说也；欲立公子纠而不能，非无能也，不遇时也；家残于齐而无忧色，非不慈也，知命也；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，非无愧也，自裁也；事所射之君，非不贞也，知权也；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非无仁也，召忽者人臣之材也，不死则三军之虏也，死之，则名闻天下，夫何为不死哉？管子者，天下之佐，诸侯之相也，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^③，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，夫何为死之哉？由，汝不知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襄公：春秋时齐国国君，名诸儿。公元前697——前686年在位。②公子纠：齐襄公之弟。③瘠(zì字)通“齧”。没有腐烂的尸体。

【译文】子路向孔子请教说：“管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孔子说：“是个大人物。”子路说：“从前管子游说襄公，襄公不喜欢，是他不善于言辞；他想立公子纠而不行，是他没有能力；他在齐国的家遭到残害却没有忧虑，是他不仁慈；被囚禁在槛车中却一点也不感到羞惭，是他不知羞耻；服侍他所射过的国君，是他不忠贞；召忽死了，可管仲却没死，是他不仁义。先生为什么称他为大人物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管仲游说襄公，襄公不喜欢，不是管子不善言辞，而是襄公不知道喜欢什么；想立公子纠而不行，不是他无能，是没赶上时机；他在齐国的家遭到残害而没有忧虑，不是他不仁慈，而是他明白天命；被囚禁在槛车里而不感到羞惭，不是不知羞耻，而是自我制裁；侍奉他所射杀的君主，不是他不忠贞，而是他知道权变；召忽死难，管仲不死，不是没有仁义，召忽是作为人臣的人材，不死就会被三军俘虏，死了就会扬名天下，他为什么不死呢？管子这个人，是天子的辅佐，是诸侯的宰相，死了免不了会变成水沟中的尸体，不死就会功业遍布天下，为什么要死呢？由，你不了解这其中的道理。”

二十七

晋平公问于师旷曰：“咎犯与赵衰孰贤？”对曰：“阳处父^①欲臣文公，因咎犯三年不达，因赵衰三日而达。智不知其士，不智也；知而不言，不忠也；欲言之而不敢，无勇也；言之而不听，不贤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阳处父：春秋时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晋平公问师旷说：“咎犯和赵衰谁贤能？”师旷回答说：“阳处父想做晋文公的臣子，依托咎犯三年而没有显达，依托赵衰三天就显达了。一个人的智慧不能了解他手下的士，那就不算明智；知道了而不向君上说，是不忠诚；想说而又不敢说，算不上勇敢；说了而君上不听，是因为不贤能。”

二十八

赵简子问于成括^①曰：“吾闻夫羊殖者，贤大夫也，是行奚

然？”对曰：“臣持不知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子与友亲，子而不知也，何也？”持曰：“其为人也数变^②。其十五年也，廉以不匿其过；其二十也，仁以喜义；其三十也，为晋中军尉，勇以喜仁；其年五十也，为边城将，远者复亲。今臣不见五年矣，恐其变，是以不敢知。”简子曰：“果贤大夫也，每变益上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成抟(tuán 团)：人名，生平不详。②数变：屡次改变。

【译文】赵简子向成抟问道：“我听说羊殖这个人，是位贤大夫，他的德行怎么样呢？”成抟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简子说：“我听说，你与他是亲密的朋友，你却不了解他，为什么？”成抟说：“他为人多变。他十五岁时，清廉而不隐瞒自己的过错；他二十岁时，仁爱而喜欢道义；他三十岁时，为晋国中军的军尉，勇武善仁道；他五十岁时，为驻守边城的将军，远方的百姓都来与他亲善。现在臣下没见到他已经五年了，恐怕他又有了变化，所以才不敢说知道。”简子说：“果然是个贤明的大夫，每次变化都有所发展。”

说苑卷第十二

奉使

一

《春秋》^①之辞^②，有相反者四。既曰大夫无遂事^③，不得擅生事矣；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^④、利国家者，则专之可也；既曰大夫以君命出^⑤，进退在大夫矣；又曰以君命出，闻丧徐行^⑥而不反^⑦者；何也？曰：此义者各止其科^⑧，不转移也。不得擅生事者，谓平生常经^⑨也；专之可者，谓救危除患也；进退在大夫者，谓将帅用兵也；徐行而不反者，谓出使道^⑩闻君亲之丧也。公子结^⑪擅生事，《春秋》不非，以为救庄公^⑫危也；公子遂^⑬擅生事，《春秋》讥之，以为僖公^⑭无危事也。故君有危而不专救，是不忠也；若无危而擅生事，是不臣也。传曰：“《诗》^⑮无通诂^⑯，《易》^⑰无通吉^⑱，《春秋》无通义。”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《春秋》：儒家经典之一，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，相传孔

子编订,文字简短,寓有褒贬。②辞:言词。③遂事:专断行事。④社稷:古代帝王、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。也代指国家。⑤出:出国;出军。⑥徐行:缓慢行进。⑦反:返。⑧科:科目;类别。⑨常经:一般的法则。⑩道:在途中。⑪公子遂:鲁国大夫。⑫庄公:即鲁庄公(前706—前661),春秋时鲁国国君,名同,公元前693—前661年在位。鲁庄公十九年秋,公子结奉使使卫,途中闻齐侯、宋公举行盟会,就自行改变计划,代表鲁国前往会盟。此举被认为有利鲁国的安全。⑬公子遂:鲁国大夫。⑭僖公:即鲁僖公(?—前627),春秋时鲁国国君,名申,公元前659—前627年在位。鲁僖公三十年冬,公子结奉使使周,随后自行访问晋国,防其来侵,被认为是无危而擅生事端。⑮《诗》:即《诗经》。⑯通诂:普遍适用的解释。⑰《易》:《周易》,又称《易经》。⑱吉:吉祥的卦文。
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中的词句,字面意义相反的有四种。既说大夫办事不可专断,不要擅自生出事端;又说出国境遇到可以安定社会、有利国家的事,就可以当机立断,自行处置;既说大夫奉国君之命出使在外,进退由大夫决定;又说奉国君之命出使在外,听到亲人丧亡的消息只可慢慢前行,不能返回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这四种说法各自针对相应的情况,不能转换。不可擅生事端,说的是平时应遵守的一般准则;可以自行决断,是针对解救危难、消除祸患的情况而言;进退听凭大夫裁决,是说将帅统兵作战的原则;缓慢前行而不返回,指的是奉命出使时,在途中听到国君、父母死亡的消息。公子结擅自生出事端,《春秋》中并无责难,是认为他解救了鲁庄公的危难。公子遂擅自生出事端,《春秋》中加以讥评,是认为鲁僖公并无危难之事。所以,国君有危难而不自行设法救援,这是不忠贞的;如果并无危难却擅生事端,这是不守为臣的本分。解经的书中说:“《诗经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解释,《周易》中没有普遍适用的吉卦,《春秋》中没有到处通用的道理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

二

赵王遣使者之楚,方鼓瑟而遣之,诫之曰:“必如吾言。”使者曰:“王之鼓瑟,未尝悲若此也。”王曰:“宫商固方调矣。”使者曰:“调则何不书其柱耶?”王曰:“天有燥湿,弦有缓急,宫商移徙不可知,是以不书。”使者曰:“臣闻明君之使人也,任之以